平夏錄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平夏錄　明

本作品收錄於《國朝典故》

平夏錄，一卷，明鄧士龍輯。載明太祖平定蜀夏之事。後附劉基平夏頌并序。記明初太祖平定蜀夏事，今有黃標平夏錄、佚名平蜀記傳世較廣廣。本卷乃鄧氏輯合二書而成。前半部與黃氏之錄相合，自洪武四年春正月丁亥起則與平蜀記無異。

元政不綱，羣雄鼎沸，蓋天命聖人，必先以驅除云爾。

蜀有明氏，〈一曰旻氏〉諱玉珍，〈一曰字玉珍〉隨州玉沙村人也。家世務農。玉珍身長八尺，目重瞳子。鄉閭有訟，皆往質焉。

至正辛卯歲，汝、潁兵起，玉珍乃團結里中人，屯于青山，眾推為屯長。〈一曰為巡司弓兵牌子頭，隨倪蠻子為盜。蠻子，即文俊也。〉

明年壬辰，徐壽輝亦起於蘄、黃。

癸巳冬十一月，壽輝僭大號，都漢陽，遣使招玉珍。玉珍歸漢陽，授元帥，益兵俾鎮沔陽。與元將哈林禿連戰湖中，飛矢中其右目，人呼為「旻眼子」。

沔陽連歲饑，乙未春，〈一曰夏〉玉珍將斗船五十艘，上夔州府哨糧。時夷陵皆屬漢，參政姜珏守之。玉珍至巫峽，貿糧皆滿。

丙申冬，辰州人楊漢者，元義兵元帥也，以精兵五千屯平西寨。時行省右丞相完者都鎮重慶，招兵。

丁酉春三月，漢以兵屯江北，完者都誘漢來謁，席間殺之，欲并其軍。麾下懼且怒，[1]乃虜船下流，適遇玉珍於巫峽，訴其事，且言：「重慶一城，[2]並有左丞相哈林禿、右丞相完者都，兩不相下，郡無厚兵，[3]可攻也。」玉珍猶豫未決，萬戶戴壽等曰：「鳥困投林，人困投人，且公在沔陽為民也，遠來覓糧亦為民也。若分船為二，以其半載糧還沔暢，以其半因漢兵攻重慶，事濟則為之，不濟則歸，無損也。」玉珍從之。道路俄見斗船，遠邇騷然，完者都夜遁果州，生獲哈林禿，父老迎玉珍入城。玉珍禁侵掠，城中安堵如故，四外降者絡繹不絕。乃獻哈林禿于漢陽。是歲秋，壽輝以玉珍為隴蜀省右丞。

戊戌春二月，完者都來自果州，屯嘉定之大佛寺，〈一名淩雲〉規復重慶。玉珍使義弟明二御之。明二者，黃陂人也，智勇過人，玉珍寵愛之，妻以弟婦，稱為明二。〈一曰三奴〉後復姓名，曰萬勝。明二攻嘉定，夜遣軍人陳夜眼緣城劫烏牛山，城破，惟大佛寺未下，相持越半載，玉珍親率兵繼之。旬日內潰，入之。趙資者，行省參政也，與完者都、平章郎革歹同守嘉定。明二陷嘉定，完者都、郎革歹先遁，惟資守大佛。後明二執資妻於江岸以招資，資嘻曰：「痴婦不死何為，汝不見平章婦乎？」平章婦者，郎革歹妻也。陷城時赴水死。語畢，以強弩射殺妻，復欲射其子，為眾所擁，不得射。已而大佛陷，資亦遁。三人者會于龍州，謀興復，為遊兵執至重慶。玉珍欲用之，館之治平寺，使人諭意。三人曰：「國破家亡，祈一速死爾。」玉珍猶欲生之。[4]時傳趙參政兵將至，三人者同斬于市，〈即大十字街〉蜀人亦謂之「三忠」。玉珍乃以禮葬之。

初，玉珍攻完者都時，道出瀘州，暮宿于河下，宣使劉澤民曰：「此間有劉禎者，字維周，官為大名路經歷，前元進士也。能文章政事，避青巾李喜亂，入居深山。盍往見焉？」玉珍曰：「可與俱來。」澤民曰：「此可就見，不可屈致也。」明日遂往見之，相與講論，玉珍喜曰：「吾得一孔明也。」邀至舟，與議國事，即舟中拜為理問官。

己亥，遣使貢於漢陽。時友諒矯命，使會兵建康。明年庚子春，友諒殺壽輝自立。玉珍曰：「陳友諒、倪文俊同在徐朝為臣子，今殺逆，予當討之。」遂令莫仁壽領兵守夔關，絕不與通，為壽輝立廟城南，眾推玉珍為隴蜀王。

辛丑夏四月，以劉禎為參謀，朝夕侍講。禎屏人從容說曰：「西蜀形勝之地，東有瞿塘，北有劍門，沃野千里，自遭青巾之虐，民物凋耗，明公撫養，民幸蘇息，人心之歸，則天命可知。且陳友諒殺主自立，明公必不肯聽命也。若不稱大號以繫人心，恐軍士俱四方之人，或思其鄉土而去，明公孰與守取乎？」弗聽。明日，禎又言，玉珍乃咨

謀於眾。以壬寅年春三月戊辰即位于重慶， 〈綱目書三月，明玉珍破雲南，夏五月，自稱隴蜀王〉[5]國號大夏，改元天統。仿周制設六卿，即日以戴壽為冢宰，萬勝為司馬，張文炳為司空，向大亨、莫壽仁為司寇， [6] 吳友仁、鄒興為司徒，劉禎為宗伯。置翰林院，以牟圖南為承旨，史天章為學士。立妻彭氏為皇后， [7] 子昇為皇太子，朝夕受學。內設國子監，教公卿子弟，外設提舉司，教授生徒。府置刺史，州曰太守，縣曰縣令。去釋、老二教，止奉彌勒。 [8] 夏，定賦稅，十取其一，農家無力役之征。 [9] 秋，廷試進士，賜董重璧等八人及第，餘出身有差。置雅樂，立郊社之祭。冬，命司馬萬勝領兵攻剌踏坎，普顏達史平章走之。

天統二年癸卯春，命司馬萬勝攻雲南，由界首入， [10] 司寇鄒興由建昌入， [11] 指揮芝麻李由八番入。勝兵不滿萬，皆以一當十。十二月八日抵雲南，梁王孛羅 〈一名把都〉及雲南行省廉訪司官先二日走，屯兵金馬山。 〈一曰皆走威楚。〉 「[12] 鄒、李不至。遣使四出，告諭招安，降者日至。 [13] 即遣侍中楊源表聞，獲其象以獻。 [14] 表曰：

聖德孔昭，誕受維新之命，王師所至，宜無不服之邦。大軍即發于三巴，踰月遂平乎六詔，窮祇交賀，遠邇同歡。恭惟皇帝陛下，勇智如湯，文明協舜，慨念中華之貴，反為左衽之流。矧在位之貪殘，致生民之困悴。恭行天討，遂平定乎多方，禮順人情，即進登于五位。忝茲南詔，鄰比西戎。 [15] 藩公挾便宜行事之文，專任憸人，恣其饕餮；守宰無恒心愛民之意，肆為虐政，害彼黔黎。下詔揚庭，出師討罪。初臨烏撒，蠻酋納欵以供輸；繼次馬隆，敵眾望風而奔潰。遂由驛路踏入滇池， [16] 士民冒雨以爭降，官吏叩頭而請罪，一毫不染，萬室皆安。勝愧以庸才，欽承威命，凡此大勛之集，斷非小器之能，皆聖人大庇之洪休，抑諸將效勞之忠力。深入不毛，臣愧偶同於諸葛；誕敷文命，帝德齊美于有虞。

此鄒興所撰也。

夏四月，梁王下王傅官大都領兵回哨援之，勝敗于關灘。時招安元帥姬安禮被執，至行邸，問兵多寡，曰：「八千。」於是大都命集于大理。是役也，勝以孤軍不可深入，士多戰傷，乃留建水元帥府聶千戶守之，遂引還重慶。

天統三年甲辰，司馬萬勝兵攻興元，圍城三日，不克而還。命司寇鄒興攻巴州，克之，留兵鎮守。是年，更立中書省、樞密院。戴壽為左丞相，萬勝為右丞相，向大亨、

張文炳為知樞密院，［17］鄒興為平章，俾鎮成都，吳友仁鎮保寧，莫仁壽鎮夔門，俱為平章。竇英，姜珏為參政，鎮播州、夷陵。荊玉、商希孟俱為宣慰，鎮永寧、黔南。

天統四年乙巳，萬勝取興元。

時有劉諶者，江西人，為仁壽教官，文章清古，能作成後進。玉珍入蜀，棄官隱居瀘州，子弟多從之遊，玉珍屢徵不就。卒，弟子葬之小市廂。

是年冬，我太祖高皇帝遣使通聘，曰：「胡人本處沙塞，今反居中原，是冠履顛倒。足下應時而起，居地上流，區區有長江之險，相為唇齒，協心同力，并復中原，惟足下圖之。」玉珍遣參政江儼答聘。

天統五年丙午春，玉珍卒，年三十六歲。昇襲位，纔十歲，改元開熙，尊母彭氏為皇太后。

萬勝與張文炳有隙，文炳使玉珍義子明昭矯彭氏旨召勝，殺之，使劉禎代為丞相。勝有開國功，死非其罪，人多不服。吳友仁移檄興兵，昇命戴壽討之，友仁遺書曰：「不誅昭，國必不安。昭若朝誅，吾當夕至。」壽乃奏，誅昭。友仁入朝謝罪。

是年，昇遣使來貢，太祖命侍御史蔡哲報聘，因挾一畫史同往，潛圖其山川險易。

洪武四年春正月丁亥，上親祀上下神祇，告伐明昇。命中山侯湯和為征西將軍，江夏侯周德興為左副將軍，德慶侯廖永忠為右副將軍，率京衛、荊、湘舟師由瞿塘趨重慶；潁川侯傅友德為征虜將軍，濟寧侯顧時為副將軍，率河南、陝西等處步騎由秦、隴趨成都。

先是營陽侯楊璟以上命至蜀，［18］諭以禍福。昇牽於羣議不能決。璟還，復以書曉之曰：

璟聞古之為國者，同力度德，同德度義，義不足則不敢拒，德不足則歸順焉。故能保身家於萬全，流名譽於無窮，福及子孫，族姓長久。反是者，往往取敗。今足下以幼冲之資，藉先人之業，據有巴、蜀，默然在位，不咨至計，而聽羣下之議。以瞿塘、劍閣之險，一夫負戈，萬人無如之何。此皆不達時變以誤足下。何則？昔之據蜀最盛，莫

如漢昭烈，諸葛孔明佐之，訓練士卒，財用不足，取之南昭。然猶朝不謀夕，僅能自保。今足下疆場，南不過播州，北不及漢中，以此準彼，相去萬萬，而欲以一隅之地，延頃刻之命，可謂智乎？若謂險阻可恃，則三苗之墟不滅，有扈之國不亡，蠶叢、魚鳧之鄉不至足下矣！

我主上仁聖神武，遣將用兵，天下無敵，運謀出奇，神明響應，順附者無不加恩，負固者然後致討。以足下先人通好之故，不忍加師，數遣使諭意。又以足下年幼，未歷事變，恐惑於狂瞽之說，失遠大之利，故復遣璟面諭禍福。深仁厚德，所以待明氏者不淺，足下可不深念之乎？

且向者亂雄如陳友諒、張士誠，竊據吳、楚，造舟塞江河，積糧過山岳，強將勁兵，自謂莫敵。然鄱陽一戰，友諒授首；旋師東討，張氏面縛。此非人力，實天命有在也。足下視此以為如何？友諒之子，竄歸江夏，王師致討，勢窮出降。主上宥其罪慾，封以侯爵，恩榮之盛，天下所知。足下無彼之過，而能幡然覺悟，獨斷於心，自求多福，則必享茅土之封，保先人之祀，世世不絕，豈不賢智矣哉？若必欲倔強一隅，假息頃刻，魚游於沸鼎之中，燕巢於危幕之上，禍害將至，恬不自知。璟恐天兵一臨，勢不可禦，前日之臣為足下謀者，或以郡獻，［19］或以城降，各自為身計，以取富貴。當此之時，老母弱子，將安所歸？縱足下年幼未曉，語及老母，獨不痛心乎？禍福利害，瞭然可觀，逆順之途，在足下審之而已。

昇不能聽。至是乃命和等徂征。璟本由儒出身，故亦通於文事。

上諭和等曰：「今天下大定，四海奠安，惟蜀未平。朕以明玉珍嘗遣使修好，存事大之禮，故於明昇，［20］憫其稚弱，不忍加兵，遣使開諭，冀其覺悟。昇乃惑於羣言，反以兵犯吾興元，雖敗衂而去，然豺狼之心終懷噛噬。今命卿等率水陸之師分道並進，首尾攻之，使彼疲於奔命，勢必當克。但師行之際，在肅士伍，嚴紀律，以懷降附，無肆殺掠。昔王全斌事可以為戒，卿等慎之。」

三月，傅友德攻階州。初，友德陛辭，上密諭之曰：「蜀人聞吾兵西伐，必悉其精銳東守瞿塘，北阻金牛，以拒我師。彼必謂地險而兵難至。若出其不意，直擣階、文，則門戶既隳，而心腹自潰。兵貴神速，但患卿等不勇耳。」友德受命。至陝，集諸道兵，揚言出金牛，而潛使入覘，知階、文果守備單弱，於是引兵直趨陳倉。選精兵五千為前鋒，攀緣山谷，晝夜兼行，大軍繼之，直抵階州。蜀平章丁世珍，率眾來敵。友德擊敗

其眾，生擒其雙刀王等十八人，世珍遁走，遂克階州。進至文州，距城三十里。蜀人斷白龍江橋以阻我師，友德督兵修橋以渡。至五里關，世珍復集兵據險。友德奮兵急攻，破之，世珍僅以數騎遁去，文州亦克。

五月，湯和兵進攻瞿塘關，以江水暴漲駐兵大溪口。

是月，傅友德兵亦至漢江，以水阻不得渡，乃令軍造戰船百餘艘。然蜀人雖失階、文，猶恃漢水自固，及聞我師造舟進取，益震恐。友德欲以軍中消息達湯和，而山川懸隔。適江水暴漲，乃以木牌數千，書克階、文月日，投漢江，順流而下，蜀守者見之，為之解體。其丞相戴壽、太尉吳友仁等方悉眾守瞿塘，以阨三峽之險。及聞階、文破，乃分兵守瞿搪，還援漢州，以保成都。未至，而友德舟師以逼城下，因迎擊壽兵，大敗之，遂拔漢州，以濟寧侯顧時留守，而自將趨成都。

上聞湯和駐兵大溪口，欲候水平進師，恐其迍亶悞事。適友德捷至，乃下詔責其畏怯，恐失機會。廖永忠聞命，即率所部舟師先進，和猶遲疑未決。及得木牌於江，知友德已克階、文，乃自白鹽山伐木開道以進。永忠師至瞿塘關，以山水峻急，且蜀人設鐵索飛橋橫據關口，舟不得進。永忠密遣壯士數百，舁小舟，踰山度關，以出其上流，人持糗糧，帶水筒，以禦饑渴。蜀山多草木，令將士皆衣青簑，魚貫出崖石間，蜀人不之覺也。度其已至，乃率精銳軍，分為二道，夜五皷，以一軍攻其陸寨，一軍攻水寨，將士皆以鐵裹船頭，置火器而前。黎明，蜀盡銳來拒，永忠已破其陸寨矣。既而，將士舁舟出江者，一時俱發上流，揚旗鼓噪而下，蜀人出不意，大駭。下流之師亦擁舟前進，發大炮夾擊，大破之。遂焚三橋，斷其橫江鐵索，生擒八十餘人，斬首千餘級，溺死者甚眾。明日，湯和兵亦至。永忠乃與之分道並進，和率步騎，永忠率舟師，約會于重慶。

七月，廖永忠自夔州抵重慶，次銅鑼峽。明昇大懼，或勸其奔成都，其母彭氏泣曰：「事勢如此，縱往成都，不過延命旦夕。今大軍勢如破竹，人皆膽碎，豈更效力，然終亦不免也。不如乞降，以免生靈於鋒鏑。」昇遂遣使請降。永忠以和未至，不受。踰旬，和至，會兵城下。是日，昇面縛銜璧，詣軍門降。和受璧，永忠解縛，撫慰之。

是月，傅友德兵圍成都，戴壽等出城拒戰，以象載甲士列于陣前。友德命前鋒以弓矢、火箭衝之，象中矢卻走，壽兵蹵藉死者甚眾。會湯和遣人報重慶之捷，壽等亦得其家書，知重慶已降，而室家皆完，遂無鬬志，遂籍府軍，詣軍門降。

九月，湯和等遣人送明昇并降表至京。詔省、部議受降禮。省、部言：「宋太祖乾德三年，蜀主孟昶降，及子弟官屬至闕下，皆素服紗帽，進待罪表，［21］俯伏于地。通事舍人掖昶起，鞠躬聽命。宣制釋罪，昶等再拜，三呼萬歲。閤門使承旨賜昶等襲衣冠帶，昶等再拜跪受，各就次易服。然後入見於崇元殿，閤門使引昶等入，蹈舞稱謝，宣徽使承旨宣喚昶等再拜陛殿，至御座前鞠躬。太祖親撫問之，昶還位，與其官屬皆蹈舞再拜，呼萬歲出。中書、門下率百僚稱賀。今擬明昇朝見禮，［22］上御奉天殿，昇於午門外跪，進待罪表。侍儀使捧表入，宣表官宣讀訖，承制官出傳制，昇等皆俯伏於地，侍儀舍人掖昇起，其官屬皆起，跪聽宣制釋罪，昇等五拜三呼萬歲。承制官傳制，賜衣服冠帶。侍儀舍人引昇入丹墀中，四拜出。丞相率文武百官行賀禮。」上曰：「明昇與孟昶不同。昶專治國政，所為奢縱。昇年幼，事由臣下，宜免伏地上表待罪之禮。」是日，明昇及其官屬朝見，百官稱賀，授昇爵為歸義侯，賜冠帶衣服及第宅於京師。

時全蜀已下，惟吳友仁尚據保寧。

冬十月，湯和遣江夏侯周德興會傅友德等克保寧，執友仁送京師，蜀地悉平。

十一月，湯和等師還，各上所佩印綬并所得蜀金印、冠冕、儀仗及銀印五十八，銅印六百四，總制府七，元帥府八，宣慰、宣撫司二十五，州三十七，縣六十七，官吏將士五萬九百九十人，馬騾一萬三千八百餘匹。

附錄

平夏頌并序

校勘記

↑ 「麾下懼且怒」，「且」原作「其」，據平夏錄明古今說海本、明紀錄彙編本改。

↑ 「重慶一城」，原脫「重慶」二字，據平夏錄明古今說海本、明紀錄彙編本補。

↑ 「郡無厚兵」，「無」原作「有」，據平夏錄明紀錄彙編本、明今獻彙言本改。

↑ 「使人諭意三人曰國破家亡祈一速死爾玉珍猶欲生之」，原文僅有「欲生之」三字，

據平夏錄明古今說海本、明紀錄彙編本補。

↑ 「自稱隴蜀王」，「蜀」原作「西」，據平夏錄明古今說海本、明紀錄彙編本改。

↑ 「向大亨莫壽仁為司寇」，「向」原作「尚」，據明太祖實錄卷一九明玉珍傳改。

↑ 「立妻彭氏為皇后」，「彭」原作「鄒」，據平夏錄明古今說海本、明紀錄彙編本改。

↑ 「止奉彌勒」，「止」原作「正」，據平夏錄明古今說海本、明紀錄彙編本改。

↑ 「農家無力役之征」，「役」原作「徒」，據平夏錄明古今說海本、明紀錄彙編本改。

↑ 「由界首入」，原脫「由」字，據平夏錄明紀錄彙編本、明今獻彙言本補。

↑ 「司寇鄒興由建昌入」，「建昌」下原衍「而」字，據平夏錄明古今說海本、明紀錄彙編本刪。

↑ 一曰皆走威楚」，「威楚」原作「楚城」，平夏錄明古今說海、明紀錄彙編、清借月山房彙鈔、清勝朝遺事初編等本皆作「楚威」。查元史卷六一地理志四，「楚威」當是「威楚」之訛，據改。

↑ 「降者日至」，原脫「者」字，據平夏錄明古今說海本、明紀錄彙編本補。

↑ 「獲其象以獻」，「象」原作「像」，據平夏錄明古今說海本、明紀錄彙編本改。

↑ 「鄰比西戎」，「比」原作「北」，據平夏錄明古今說海本、明紀錄彙編本改。

↑ 「遂由驛路踏入滇池」，「滇」原作「潢」，據平夏錄明紀錄彙編本、明歷代小史本改。

↑ 「向大亨張文炳為知樞密院」，原脫「向」字，「知樞密院」訛作「都察院」，據明太祖實錄卷一九明玉珍傳補、改。

↑ 「先是營陽侯楊璟以上命至蜀」，「營」原作「滎」，據明太祖實錄卷五八洪武三年十一月丙申條改。

↑ 「或以郡獻」，「獻」原作「縣」，據平蜀記明紀錄彙編本、清借月山房彙鈔本改。

↑ 「故於明昇」，「故」原作「欲」，據平蜀記明紀錄彙編本、清借月山房彙鈔本改。

↑ 「皆素服紗帽進待罪表」，原脫「皆素服紗帽進」六字，據平蜀記明紀錄彙編本、清借月山房彙鈔本補。

↑ 「今擬明昇朝見禮」，「今」原作「合」，據平蜀記明紀錄彙編本、清借月山房彙鈔本改。